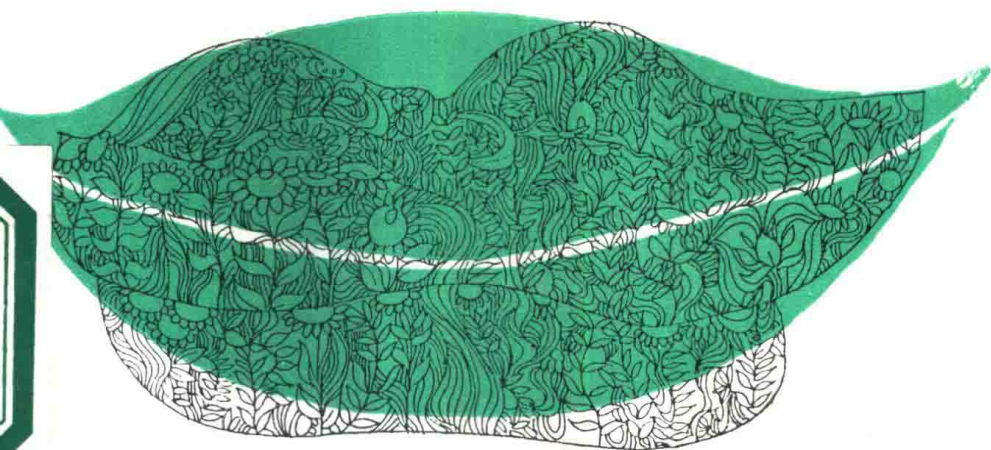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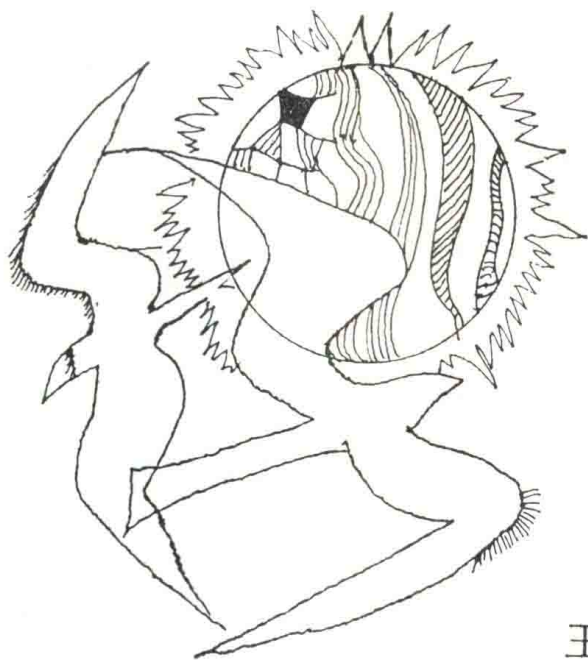


微笑落进雷区

王庆生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微笑落进雷区

微笑落进雷区

王庆生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海直大都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9·插页1·字数173,000

1987年10月第一版·1987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20,100

ISBN 7-5033-0010-8/I·8

书号 10137·183 定价 1.75元



作者近影

作者小传

王庆生，江苏省南京市人，
1943年生，1960年入浙江美术学院
学习，大学毕业后在地方报社当记
者。参军后曾在海岛当兵四年，后
任新闻干事、宣传干事等职，现在
总政治部文化部工作。发表过报告
文学、散文、短篇小说、评论和绘
画作品。

—

经过两天陌生、孤单、甚至有点魂不附体的旅程之后，他终于踏上了故乡熟悉、亲切的土地。

他匆匆在东江换车。其实这东江站有什么可美的呢？比之外省的县级车站，人更多、更挤、更乱，服务员的脾气更横。新建的汽车加油站倒还有点山区风味，它恰好利用了一个山坡，输油管意想不到地从石墙脚下伸出来，汽车就停在墙脚的U形弯道上。这大概省了不少压力用电，也表现出南国人的灵巧的心机。看，就这么一点小小的变化，竟然也在他心中激起了一阵朦胧而又甜蜜的悸动。

356医院医务科一张荣誉军人证书，便结束了他的军人生涯。他退伍了，他是个退伍军人了，唉，说透了吧，他是个完完全全的平头百姓了！从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开始，他又回到了入伍前那个一半生活在心潮澎湃的艺术梦想中、一半生活在纷纭繁复的世俗矛盾中的任立根。

远去了，燃烧的土地，燃烧着的塍壕和猫耳洞，燃烧着的夜晚和黎明，连同燃烧着的自己！一切都远去了！踏上返乡的路程，他仿佛和过去的人生、过去的世界告别。身上的八条背带解脱了；曾与他生命熔在一起的69式冲锋枪，也落到了陌生人手中；他为之流过血，而且在危难之中拥抱过他、护卫过他的红土地啊，也落到了陌生人的手里——部队换防了。眼前，他无所事事，一身轻松地奔波颠簸。生活就象身上这件没有领章、没有装备、松松垮垮的军衣，在风中自由自在，然而又空空落落地飘拂着，抖动着。这和它的色彩、它所应包含的意义是多么不协调啊！

车外，江南第一场黄梅雨薄茧似的，迷蒙而透明。与公路并行的东江吐着白色的泡沫。一些杂草、断树之类的漂浮物，打着旋急速而下。水淹的草滩上，徜徉着没人料理的水牛。江心竹筏上，渡客打着色彩明丽的雨伞，船工篙头带着水帘。对岸村落裹着凝重潮湿的炊烟。这安详静谧的拂晓雨景，流动着，把一丝丝旅情沁入他的心脾。

车子超员。正对他坐着一位中年人，穿着假羊皮外套，抱着一只油画箱。凭着职业的敏感，他一眼便看出这人最多不过是社会上的那种三流画师，美术界所说的“草莽英雄”。这人脸上半含余睡未足的惶忪倦怠，看了立根一眼，没出声。立根呢，把单拐靠在身后，摆出万事不求人的姿态，手抄裤兜，背倚车门边的铁把手。他硬是准备吊着一条腿站它二三百公里！他可怜那些带孩子的母亲，那些走动不便的老人和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乡里人，坐位

当然应该让给他们。他从来没有奢望过：因为自己血染疆场，就会处处高人一头，处处让人照应。在战场上流血，他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自己有什么可以珍贵自己的呢？他心安理得，毫无怨言。于是，他那颗被战争攥紧的心，以后又被恬适的养病生活麻痹的心，在绿色柔美的黄梅雨里化开来，最后进入忘我的境界，身体在一片蓬勃的雨雾中飘飘然起来。

当兵之前，他曾不止一次地乘坐这路车子，与志同道合的画友们，去东江边那些风景入画的村子里写生，在调色盘上度过想入非非的十天半月。就车子而言，那时和眼下真不可同日而语。那时的车子大都经历了人世的劫难，外形残破不说，连车内的座位也仅剩下一副骨架，七歪八斜的车底板露着很宽的裂缝，路面就象在你脚下飞驰。车壳子丁零咣当甩响一路，下车时，你会格外体会到大地稳定与安全。但这样的车壳子也有好处，可以买票，也可以不买票，这要看售票员的兴致，也要看乘客的兴致和气力。任立根的确享受过几次免费优待，因为当时的女售票员正是同一工人俱乐部美术组的画友，名叫华敏，后来她转到工艺美术研究所专志于心爱的艺术。他永远感谢那车壳子，因为他和那位女售票员就是在丁零咣当中相识的，又是那丁零咣当把他和她送到了东江边，使他俩在一个意外的情况下相好起来。

他还能清晰地回忆那个阴沉沉的夏天，农家屋顶上整

宿整宿地流响着雨声，象瀑布一样洪亮悠长。那一天的河水异乎寻常地喘息、扭动，喷吐着阴森森的寒光。上游那些连绵山顶上黑压压的云层，埋藏着短促的闪电和隆隆的闷雷。他怕突如其来的暴雨，胆颤心惊地收拾了写生用的画具。蓦地，风里有一声隐约可闻的钝响，那是枪声！他惶然四顾，猛看到脚下已是沧桑巨变，草滩在无声无息中成了一片汪洋！在纹丝不动、沉寂可怕的河水中，象有一股强力在蠢动，却又暂时地被另一股无名的力量所遏制，它因此变得更加凶险、狡黠，象是偷袭到你背后的野兽，无声中便会张开大口。草滩上的水牛已本能地觉察到威胁，在老牛倌的吆喝下，向高处逃窜。

他突然发现了她——华敏，手里拿着画笔，呆若木鸡地站在草滩水中。突如其来的变故，使她困惑不解。他声嘶力竭地招唤她。她幡然醒悟，明白了即将降临的灭顶之灾，却又仓皇得不知所措。他象是愤怒了，泼喇泼喇地跑过去。华敏面孔苍白，眼睛充满了恐怖，瘫软得迈不动步。他拉上她，抛掉所有的画具，往山上狂跑。

“这没良心的恶鬼——来啰来啰——”老牛倌凄厉地嚎叫着、咒骂着。

这可怜的绝望的声音，很快被来自天边呜呜的唢呐声吞噬了。象北风掠过高压线杆，这声音化作一片狼嚎似的喧哗，紧紧地跟在他们脑后，追逐着他们，驱赶着他们。他们不敢回头，又不得不回头：天哪！象电影中所见的钱江涌潮，水天交接处，一道白色的水墙不可遏止地滚滚而

来。又象是一个卑鄙的策应，云层紧跟着合拢，四遭一片昏暗，低沉含怒的雷声在头顶上爆裂了一声巨响，雨铺天盖地而来。

华敏摔倒了，面孔在闪电中死一样的惨白。他连拖带抱地扶起她，跑上干燥的地块。不出两分钟，这里也会是一片汪洋！脚下黑暗的草丛灌木中，是一场从未见过的生命大逃反：山猫、野兔、獾子、田鼠和一些看不清、不认识的大大小的动物，仓皇万状地向高处逃窜。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“庞贝末日”，是布留罗夫也无法描绘出的壮观和惨象！

她彻底地瘫倒在他的胳膊里，最后俩人晕头转向地跌倒在草窝中，再也爬不起来。耳边是风啸水吼，是雷声间歇中的哀号和坍塌崩溃的轰响，里面还夹杂着刺耳的报警枪声。那老牛倌匍伏在石头上，咒骂已经变成了一片令人心碎的哭泣：“天爷呀天爷，这怎么得了呵……”这瞬间，世界象是完了：华敏在泥水里蜷缩着，潮湿的衣服紧贴在身上。因为心碎，因为精疲力竭，还因为寒冷，她抽泣战栗，最后衰弱地扶在他胳膊上哀哀地嚎哭起来。在冷雨中，他清晰地感觉出她的温热的泪水，这泪水反而激起他男性的豪勇和义气，他诚心诚意、喋喋不休地安慰着她，决心用自己的一切来保护这个脆弱可怜的女子……

夜半，雨势减弱。由于是山区，河道落差大，水也退得快，哗哗的声音越去越远。这个被层层黑暗笼罩着的孤山头，没有一点灯火，一丝人声。这里就是天涯海角，唯

有三人，不，唯有他们两人，相依为命。那老牛倌已不知去向。他脱下自己的外衣，拧干抖散，披在她瑟缩的身上，然后光着脊梁在一块石头上躺下，听着她急促但却是平静的呼吸。

难道真有其事吗？那天晚上，水流声真的那样悠远吗？而且还不知从哪里投来一道极微弱的天光，映在中流，显出一片涟漪，青色的光波神奇诡谲。夜暗中，她投来羞怯的眼光，就象中流的水波……这也许是哪年留下的一个纯洁动人的梦吧？不，这是真的。有关洪水、有关车壳子的种种记忆，没有一天不活在他心里……

车在苏家渡停了半小时，司机拉上那个画师下车吃饭，旅客下车“放风”。立根在路边的小吃摊上喝了两碗嫩豆腐脑。摊子很小，而且围满了孩子，大概在这里，豆腐脑主要是孩子们的小吃。鹤立鸡群地站在孩子们中间，未免扎眼，不过他却得到了重温乡情的乐趣。最后，他甚至在糖担上买了一块麦芽糖，在车上人揶揄的眼光下，和孩子们分享。正和司机一起在酒肉中驰骋的那位画师，通过饭店的大窗口，把他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。每当两人目光不期而遇，画师眼中总有一丝轻蔑与嘲弄。

下午的路面很糟。汽车如船过激流，突如其来的颠簸，象大浪一样奔涌而来。剧烈的震动和接二连三的碰撞，害苦了他那条伤腿。离苏家渡不远，伤口便隐隐作痛。没过多久，那里的神经便象导火索似的迅猛燃烧，火辣辣地灼痛，通过脊柱神经，最后在大脑中爆炸了。他脸

色突然泛白，嘴唇发乌，汗如一股冷风袭过脊梁，连那条好腿也瑟瑟发抖。

他多么想有个平坦的地方靠一下啊！如果背是靠在门上，而不是脊梁顶在一根铁杆上，那一定会轻松舒适许多。但门上那块神经质般、丁丁当当颤动了一路的玻璃，此刻正歇斯底里地碰撞震响着。这玻璃安得太马虎了，边框都没拧紧，他哪里敢去靠它呢？算了，能撑持就撑持……果然，车轮冲过一块石头之类的高处，一个大震动，玻璃象被利斧劈开，在一声清脆响亮的破裂声中，“哗”地摔碎在飞驰的车轮下面，强风夹雨冲进了车厢。

司机和那个画师，几乎同时狠盯了他几下。只不过画师的眼神里多一层嘲弄，司机眼神里多一层凶狠。

“喝水吗？”象自言自语的悄声。任立根转眼看到旁边那姑娘的时候，还怀疑她并没有说这话。这姑娘眼光柔和，谦逊，征询他的意见似地看着他，递过来一只军用水壶。她象是早就发现他的脸色不好。

他接受了姑娘的好意。一股清凉的水，流进干燥的咽喉，流进燃烧的胃，疼痛也就跟着减轻下来，好象那疼痛是从早晨到现在缺水造成的。

不知怎的，司机又向他投来锐利刺人的一瞥。

下午，路经几个大站，下了不少人，那送水的姑娘终于给他找了个座位。站了六个小时，又经过伤口的阵痛，他实在是太累了，屁股一落凳便迷糊过去，一觉醒来发现

自己头正倚着那姑娘的肩。哎呀，这副模样睡了多久呢？半个小时？一个小时？天知道！而她竟没有推开他、斥责他、唾他。这姑娘相信这个残废军人是真的困极了！立根很惶恐，又很感激，心里洋溢起一种温暖和激动。他不止一次偷觑了这个好心姑娘的侧影：她身子单薄；由于车厢里昏暗，还由于背光，面孔看不清。但她光滑的额头，挺直的鼻梁和下巴柔和的线条，组成了一个连贯流畅而有韵味的轮廓。她脸不知为什么微微向这边转了一下，这使他能够看清她的眼睛：浓而长的眉，一圈浓而黑的睫毛，加上黑黑的眼珠……不觉间，她的影像已经沉落进他的心底。

汽车提前五分钟进入K城车站。旅客象开笼放食的鸡，咯咯地在车上挤着，蹦着，往外涌。

“让荣誉军人先走！”

那位给水的姑娘嚷嚷。任立根被人连推带扶地下了车，又好不容易从人缝里抽出单拐，正逢那姑娘吃力地拎一袋米下车，他帮了一把。那姑娘现出几分羞赧，一声没吭，急急走了。

任立根在人流空隙处站了一会儿，深情地体味着故乡那陌生而又熟悉的、家庭般温暖而亲切的气息，而后才慢慢往前走。他不愿这美好的、激动人心的一刻去得太快。经过紧张、艰险的三个年头，经过数次出生入死，他又活着回来了！在前线战斗的间歇，在挖掩体的时候，他真的不止一次地想过：这一辈子大概是看不到K城了，他将永远地躺在亚热带丛林下面，躺在横断山脉的红土下

面。他在那里做了他能做的一切。现在，在故乡的亲切的怀抱中，他又要开始另一种生活，另一种战斗！

“慢走慢走！师傅，这玻璃，你得赔了再走。”司机手里拿着一本单据和一支圆珠笔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车站定的规矩，旅客损坏了车上的东西，一律赔偿，不管是谁，我们照章办事。”

“可是，我碰也没碰……”

“看师傅您说的，玻璃自己会坏吗？你那百十来斤压在上面，乘客都看到了嘛。”

乘客先下车的出了站，没出站的忙检票，哪有人关心这边的官司呢？任立根想，如果那个扛米的姑娘晚走一步就好了……现在这打不清的面糊官司，看来只能稀里糊涂地了结。他叹了口气，自认倒霉。

“要不要找个证明？”司机突然态度强硬起来。

那位提着油画箱的画师，正挽着一位年轻女人通过检票口，听到司机的话声，不失时机地向这边扬手嚷道：

“我证明！”紧偎在他胸前的女人，触电似的一缩脖子，用手捂着嘴，“吃”地笑出声来。

“看，”司机张开双臂，“这没话说了吧！”

他晕了，耳际嗡嗡地响，脑子发木，不能对眼前的事作出迅速反应。入伍前，这种事本是司空见惯的。可这三年，他真有点淡忘了。好象为了他的健忘，这种事又找上门来，狠狠地教训他。刹那间，他心都碎了，一下子感到那

样痛苦和愤懑！不，他不能忍气吞声掏这笔冤枉钱！今天上车前，睡在他身边的一位采购员，趁他梦游滇边战地的时候，把他的衣兜“采购”了一番，而后远走高飞，使他损失了八百五十元残废金以外的所有现款。但是，现在这个司机要他掏的钱，比那笔损失还要使他感到冤屈和气愤。简直把他当成冤大头！

“他是胡扯！玻璃不是我弄坏的！不管说到哪儿去，不信没有说理的地方！”

“你这同志，怎么这么浑——”后边骂人的话咽住了。司机度量出这个残废军人是个吃软不吃硬的角色，有意把气氛缓和下来，眼珠轮流地打量着任立根的脸孔和雨后阴沉的夜空，同时又扫着身边的人流。没多久，四周旅客差不多走尽了，他才象是想起了什么似的，埋怨起车站新规章制度的严酷。

“我也不想找这种麻烦事，可是规章无情。我们的队长铁面孔更无情……如果你不赔，检讨事小，我的奖金就泡汤啦！一个月的奖金……我们小工人，一个月几十块，上有老，下有……”

任立根把他一双单眼皮的小眼睛看了又看，无法探测他的话是真是假。他缺乏这样的社会经验，或许他一辈子都看不透这样的眼睛。他只能躲开这双为了表达诚实、恳切之情竭力睁大的眼睛。对方的诚实与恳切比子弹还要有力量，他很自然地就抵挡不住。虽然心底有个声音告诫他当心受骗，可一想到“老”和“小”，他的心还是很快软

了下来。

他解开衣扣，拉开指导员为他缝死的内衣口袋，从那八百五十元残废抚恤金中抽出三张“大团结”。

司机很响地吐了口气：“你可以向单位报销。”

任立根一松手，任风吹去那张发票，看着它象落叶般坠落在雨后的污水泥淖中。他没想到，抚恤金第一笔是这样开支的。他心里怨恨这个打破他对故乡美好情感的人。

二

在石头都能点燃的阵地上，他曾发疯地扬言，要把整个K城的饮料喝个光。现在，他如愿以偿、尽情尽意了：汽水、桔子汁、可口可乐、维尔康，还有这个山那个沟的矿泉水，喝得肚皮发胀，胃气冲出鼻腔。

能重新狂饮这些现代化的人间甜水，这是幸运，是生命从子弹缝中赢得的幸运！该满足啦，这里面有着和平生活百般幸福的滋味啊！可是，你心头为什么又漫涌起一股莫名的干渴，宛如空瓶底折射出的散光，失去了甜美和充实？是最后一瓶变质矿泉水，使你想起猫耳洞里滴下的泥水，让你倒了胃？不，是三天的奔走寻觅，没有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，就象那次从连队到了野战医院！三年，这个城市的人口是不是来了个大爆炸，大换班？往日的同学和街坊，是不是来了个大搬迁？嗨，就连爸爸住的小楼，连同相距不远的树春家的木板房，也都被推土机铲平了，

似乎这里也经历了炮火的劫难，坑坑洼洼的土地，乱七八糟的砖瓦，横七竖八的水泥预制件……一切都面目全非。

傍晚，有一只熟悉的影子，从他心头划过。那是只燕子，披着夕阳。现在只剩这一只了！过去是成群结队，象儿时的伙伴……他伫立翘首，极尽目力，直送那只影子飘飘荡荡钻进沉沉暮霭，就象人心钻进过去的岁月，淡淡的茫然，深深的惆怅。

他刚把视线从空中收回，刚想迈步穿过马路，刚想去对面那个包子铺买点晚饭，眼前白光一闪，心头象中了一颗子弹，猛地一怔——灰糊糊的马路上，灰糊糊的车水马龙中，一辆杏黄色的小运货车，载着七八个色彩刺目的花圈——这里也有死亡！而且死亡的葬礼还这样奢华！崭新的“富士”，载着五颜六色的花圈，后面紧随着几辆窗口挂着白花的“上海”……

他陡然生出一种厌恶，象被尸臭噎住了呼吸。那些红绿相间、金碧辉映的花圈，随风飘起的绸带，得意洋洋，飘飘洒洒，象京戏里涂脂抹粉、装扮俏丽的鬼魂，招摇过市。

“从上面过街。”交警指着新建的“天桥”。

“我碍着谁啦？我不过街！你管得着吗？……”他莫名其妙地发作。

“请靠边，”交警没生气，“是前线回来的？”

他看了一眼这个口气软和的人，但没有看清，那些花圈把他眼睛弄迷糊了。